

老家学堂

披云山上觅仙草



神秘的披云山。

市报报道组 郇鸣

披云山地处闽浙交界处,是浙西南的一座名山。山高谷深、雨量充沛,因终年难得不披云而得名,是瓯江、闽江、钱塘江“三江”主要发源地之一。山中奇峰叠起,万木葱茏,奇花异草遍布,怪石林立,令人叹为观止。

7月的一个午后,龙泉市竹垵乡局下村的张根发正拿着遥控器换台,突然,电视上一个画面吸引了他:一位专家拿着一块长着几个鲜艳蘑菇头的姜块样东西,介绍这种野生植物,它对生长环境的要求极其严格,但药用价值非常高,尤其对癌症有一定的疗效……

“这东西不就是我们家祖传草药‘地杨梅’吗?它也是生长在海拔1680米高的披云山原始森林里,晒干煎汤服用后,对治疗咽喉肿痛、口腔溃疡可以说是药到病除,‘地杨梅’会是专家口中的抗癌药吗?”老张犯了嘀咕。

县城问药

老张是民间郎中,开了一家草药铺,这门行当是从爷爷辈传下来的,所以在方圆几里小有名气。“地杨梅”这味药,是他的爷爷当年在披云山寻药时发现的,一直传到现在,除了他们张家,没有人知道这个草药生长的地方。

“如果真跟电视上看到的草药一样,那我可是要发了。但是这样一来,家族保守百年的秘密肯定守不牢了,会有很多人跟着去挖,这样会不会对生态资源造成破坏?”看到这个节目后,老张好几个晚上睡不着觉,有兴奋也有矛盾。

局下村是龙泉一个偏远山村,交通十分不便。这几年,龙泉市积极鼓励高山远山农民异地搬迁,老张一家也搬到了隔壁的全国中心镇——八都镇的下山脱贫小区里安家,每年只有到秋天,也就是“地杨梅”生长的季节时,才会回老家。

思来想去,老张决定还是等“地杨梅”可以挖的时候,拿去给有关部门鉴定一下。熬过夏天,等到白露过后,老张赶到披云山挖了一袋“地杨梅”,下午便拎着宝贝进城“鉴宝”,最重要的是,他还想了解市场销售渠道,又继续在网上搜索信息。

就在没头绪之时,王远长的同事无意间说了句,以前看到有篇新闻说曾在松阳县的箬寮发现一种蛇菰科野生植物,我看跟这个有点像,但也没有确定是什么名字,还称是丽水首次发现。这句话提醒了王远长,按照蛇菰科这个方向,他在网上搜到与“地杨梅”极其相似的“鹿仙草”。



披云山的蛇菰。

这一搜索结果,让老张原本沉下去的心,又兴奋起来。百度上显示:鹿仙草,为蛇菰科植物,功能主治益肾养阴、清热止血,主肾虚腰痛、虚劳出血、痔疮出血,药理作用有显著的抗肿瘤作用。

但仅凭一张图片,并不能确定“地杨梅”就是鹿仙草,而且按照百度说明,鹿仙草也没有治疗咽喉肿痛、口腔溃疡的功效。

热心的王远长又想起临安有个药材市场,他立即拿起电话联系,又找到磐安林业局帮忙打听这方面的信息。等到下午6点,QQ群、论坛上,磐安同行都没有动静,老张只好悻悻然地回家等待消息。

两天过去了,王远长那边还是没有消息过来,“地杨梅”的身世,像一个扑朔迷离的悬念,让老张饭不思夜难寐。

深山探药

为了揭开“地杨梅”的身世之谜,谨慎的王远长提议老张带他进山,去现场看看,多拍些照片,或许能为他提供更多的帮助。老张欣然同意。

就在进山的前一天晚上,王远长的QQ里收到磐安同行回复的资料,这是他找到资深植物分类专家陈征海看过图片后写的。资料说,该类植物属于蛇菰科蛇菰属,如果照片是拍自浙江的野生植物,那很可能是疏花蛇菰,以前叫穗花蛇菰,我省浙南有产,全草入药,为行气止痛剂,可治痔疮、虚劳出血、腰痛等,有资料称对肝炎疗效颇为显著。但不是鹿仙草,浙江没有鹿仙草。蛇菰很多都有药用价值,但网络中抗癌作用药效有夸大。目前,磐安的药材市场还没有蛇菰的购销业务。

悬念到此,似乎有点浮出水面,但毕竟陈征海没有亲自看到实物,也不能十分确定。

为了得到确切的求证,老张带着王远长进了披云山,老张家的草药大多采自披云山。披云山中,有著名的天师庙,庙中供设有道教创始者张天师(张道陵)的塑像,是人们为怀念传说中为百姓造福的张天师而建造,从古至今,千里迢迢来此进香、观光游览者络绎不绝。

一路披荆斩棘,两人走到披云山半山腰一处由三节大石头叠起来

的地方,老张伸手一指,到了,“地杨梅”就长在这块区域,这里可是宝地,我从不告诉别人,这里局部气候自成特点,植物品种十分丰富。

老张熟门熟路,很快就找到了从地下冒出的“地杨梅”。老张说,这东西很神奇,只在阴暗地方,将根深深埋于地底,只露出小小的蘑菇头,不懂的人真难以发现,就算发现了,也会认为是有毒的蘑菇。不过“地杨梅”的生长周期不长,每年过了白露才开始长,到深秋就枯萎,其间只有孢子一类的动物会以此为食。

王远长拍了照片,又在现场挖了一些“地杨梅”,蛇菰很容易挖,长得浅,拿手指一抠就抠上来,只是下面那条树根要用点力拔。刚挖出的“地杨梅”,颜色富有光泽,更接近于煮熟蛋黄一样的颜色。

结束了探药之行,王远长匆匆回办公室。巧的是,龙泉市林业局正在举办一堂植物分类的知识培训课,王远长立即把自己上山的成果送到讲课老师面前。

老师一看就说,这个可能是穗花蛇菰,一种寄生在树根上的植物,可入药,作为药材还没有形成市场。浙江有两种蛇菰,凭花形来确定,如果开花长成穗形,就是穗花蛇菰,如果没有穗,就是杯茎蛇菰。两种蛇菰都比较少,只在浙南分布,而且对生态环境要求高,所以比较珍稀。

悬念到此浮出水面,老张得知结果后,怅然若失。但是药材的珍稀性和对生态环境的高要求,又让他欣慰,“至少说明我们龙泉生态好。”

结束了“鉴宝”的老张,如今最大的心愿是希望有识货之人上门收购,让山区的农民多一条增收渠道。



奔走,牵挂着乡村。老家,等你回来。浙江日报美丽乡村周刊官方微信平台“老家”,扫一扫,更多精彩内容为您呈现。

老家秘境

编者的话:“焚台焚紫电,石室化丹书”。字是先贤创造,不可亵慢,不用时当以字库焚化之。字库塔的存在,可见古人对文字的尊重升华到很高的尺度。而如今,电话、电视、网络的高度发达,让文字的地位陷入了某种颓势。在有着“理学名宗”、“桑梓誉重”荣光的磐安县双溪乡梓誉村,蔡琪星希冀将家家户户的字纸篮再挂回去,正是要承袭梓誉的荣耀,重拾对文字的尊重。

理学名宗, 隐逸山野800年

本报记者 徐贤飞
磐安县委报道组 吴警兵 卢伟星

800年前,历史上的一次黑暗,造就了磐安县双溪乡梓誉村。

时光倒转,那是公元1196年(南宋庆元二年),因政见不和,朱熹得罪权贵,被罗织出“十大罪状”继而被废黜。理学被朝廷定为伪学,好友、门徒均被流放、罢免。

梓誉村先祖蔡元定,是朱熹好友。其子蔡渊是朱熹的学生,时任金华的婺路教授。为免一家倾覆,蔡渊携子蔡浩逃入东阳、磐安交界的崇山峻岭中。

800年后,这里已经繁衍出319户、857人的村落。岁月悠悠,我们重访梓誉。

重重小桥,古韵悠悠

蔡元定,福建建阳人,人称西山先生,南宋著名的理学家、律吕学家、堪舆学家,是朱熹理学的主要创建者之一。

他的后人生活在依溪而建的村庄,襟溪一衣带水,岸上座座小桥连接着村庄。远远望去,一重又一重,寂静悠长。尽管是周末,村里极静,静得能听到秋雨飒飒落下的声音。

蔡家25代孙蔡琪星在家里等着我们,他已72岁,一个精瘦、乐观的退休教师。对于姓氏的荣光,他比村里任何人都了解。

“我也是几年前修宗谱的时候,才一点一滴学的。我不是语文老师,但是宗谱里都是古文,村里没人愿意钻,我就来试试。”蔡老师乐呵呵地说。这些年,对梓誉的琢磨让他一发而不可收拾,已经写了两本梓誉的书稿。

他家开着小卖部,陈阳的螺丝钉、城里鲜能见到的解放鞋、老式的黑纽扣,杂乱无章地摆放着。蔡老师的电脑放在柜台外面,还配有两只小音响。

老伴被约去玩麻将了,蔡老师把门一锁,“走!我带你们去看看镇村之宝。”“关了门,有顾客上门怎么办?”我们问。“没事。他们会去找我老婆,就这几家人,熟着呢。”蔡老师说。

蔡老师口中的镇村之宝,就在蔡氏宗祠里。离蔡老师家只有几步之遥。宗祠正门关着,我们绕过老年活动室,进入宗祠大堂。整座建筑古朴大方,由牌坊式门楼、前厅、穿堂、后厅等建筑

组成。门楼由青砖砌筑,房屋采用抬梁式结构,雕饰高雅,华而不俗。这座古建筑始建于1420年前,1529年遭寇焚,1552年又得以重建。

门堂正中高梁上,“理学名宗”的牌子高高挂着。“这就是我们村的宝贝。朱熹朱老夫子亲笔题的,这就是他对我们蔡家人的评价。”

理学名宗,桑梓誉重

蔡氏宗祠现在已经有了新用途——村老年活动中心和村老年食堂。午饭刚过,老人们都坐着闲聊。

我们到访,老人们觉得新鲜,便围着我们说着当年的老掌故。“我们村本来有两块极好的匾,一块是理学名宗,另一块就是后面的桑梓誉重。那块你看着新一点的,是后来仿的。”蔡万川老人说。

那是大炼钢铁的年代。梓誉村边的小溪里有铜砂。村民推着门板当洗砂的床,后来有人发现这两块匾大小正好,比门板合适,就要拿到溪里去。“幸好当时有位在村里教书的老师说,他的房间缺块天花板,要‘理学名宗’当天天花板。”蔡万川回忆说,村干部答应了,“理学名宗”被保留下来,而“桑梓誉重”只能让流水磨去了它的“容颜”。

朱熹称之为“理学名宗”,可见蔡家是非常人家。拨开历史的重重迷雾,探究蔡家,会发现蔡家当年一门九儒。西山先生的父亲就是理学先生,其子、其孙都颇有理学造诣。这四个大字,当年朱熹写给西山先生后,一直保留在其长子蔡渊手中。后随蔡渊到了梓誉就没有再离开过。

关于“桑梓誉重”,村里已经无人知晓它的来历了。只是后来,梓誉村以这块匾为自己的村子命名。据蔡老师说,那已经是清末的事情了。“我感觉不论是‘桑梓誉重’也好,‘梓誉’这个村名也好,都是祖先先辈们,在提醒着我们后人,以家族的荣光为重,不做辱没家门,辱没村庄名声的事。”蔡老师说。

随着时代发展,以梓誉为核心,迁出村庄的弟子已有几千人。蔡老师说,他们都记得当年的“桑梓誉重”。梓誉村外出经商办厂的人,也恪守这一传统。

高挂纸篮,敬仰文字

都说中国没有贵族。自魏

晋门阀制度以降,一直沿着家门的荣兴,恐怕只有中国文化标志性的孔家了。

但在磐安的山坳当中,我们寻着了这样的贵族,尽管它也已经没落。蔡家的宗祠和钟英堂、翔和堂等几个厅堂,融合了木雕、砖雕、石雕,花纹大气、爽朗。沿着小路,我们又穿回经过了蔡老师家。

秋雨更重了,我们躲在他家门廊避雨。蔡老师又在电脑前忙碌着,他打印了些资料,整理了一些纸张后,就扔到了我们头顶的篮子里。

“蔡老师,真环保。”我们打趣着。“这可不是环保,这是我们村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规矩。凡是有纸的字,都必须丢到门廊上高高挂起的篮子里。以前,还要集中到村口专用的炉子里烧掉,如今炉子被毁,我只能自己集中烧了。”蔡老师说。

这是梓誉蔡家的老规矩。以前的村里,几乎每家每户的门廊上,都有一个钉子,钉子上挂着一个旧篮子。从孩童启蒙第一次握笔,写出的第一个字开始,就要让母亲放到篮子里。“小时候,我妈就跟我讲,如果我把写过的纸丢在地上,甚至用脚踩的话,眼睛就会瞎掉。”蔡老师说,母亲这样的警示,警醒了他一辈子。

炉子被毁,村里这样放纸的篮子也渐渐挪作他用。蔡老师家的也是。可是今年,他又把篮子挂回去了。“反复地研读古训,我现在才明白祖先定下这个规矩的深意,我们必须尊重文字,尊重仓颉当年的这一创造。”

朱熹亲口赞誉的“理学名宗”,果然非同寻常。祖先刚来时,居住在离村五六里的山岭上。雨小了些,蔡老师决定带我们去看看。沿着襟溪走着,碰到一位气质颇雅的中年女子,蔡老师叫住了。这位女子是位中学老师,村里即将成立的村理学会也期望她的加入。成立一个理学会是蔡老师最大的理想。

其实,他已在自家墙壁刷成的一个“小黑板”上,写着一些理学的基本词汇,开始宣传理学思想。

“我眼下最想做的是,就是把家家户户的纸篮子再挂回去。只有敬重文字,尊重文化,我们梓誉才能重现荣耀。”蔡老师说。



梓誉村一角。